

第一章 丫鬟被提拔

京城下起了入冬的第一場雪。

冬藏向來淺眠，聽到落雪聲不久，她也醒了。

透過窗子便可看到外頭銀裝素裹的院子，她忙不迭起身，裹著被子推開了窗，瞬間幽幽淡淡的梅香傳入鼻間，白皚皚的雪鋪在簷角，這雪景恍若仙境，百看不厭。前世她生在亞熱帶國家，要賞雪還要專程飛到國外，穿來大寧朝，她覺得最好的就是能夠盡情的賞雪，其餘生活上的不便利都適應了，且她已認清了這就是個封建社會，沒有人權可言，此刻她的身分就是個再卑微不過的下人，不是鐘點工，鐘點工還有人權有薪酬，可她的性命卻拿捏在主子手中。

她只能謹守本分，將分內的差事做好，每日才能吃飽飯，有張能伸平腿的床，能睡個安穩覺，能夠好好的活下去。

這會兒看了下雪景，時辰差不多了，她便洗漱更衣，跟其他粗使丫鬟一塊兒去主院灑掃庭院。

粗使丫鬟的差事包括掃庭院落葉、抹桌椅、澆花餵魚，府裡的漿洗縫補有另外的洗衣婦做，掌家的大夫人愛潔，她們只管將府裡打掃的一塵不染，不可以讓大夫人看到半點灰塵。

冬藏還挺喜歡這份差事的，不必動腦，純粹體力活，雖然是粗茶淡飯，但要吃多少沒有限制，肯定吃得飽，下人房雖然小，但都是單人房，保有隱私權，每個月六錢月銀，四季衣裳也是主子提供，她沒出過府，沒見過沈府外的人，所以沒得比較，但她覺得這狀況已經很好了，沈家是書香世家，不來苛刻下人那一套。

「冬藏，告訴妳啲，我昨晚作了個美夢。」在掃庭院時，秋收笑嘻嘻的說著。她們這些丫鬟的名字都是主人家賜的，有秋收冬藏，也有春耕夏耘、花落花開和梅蘭竹菊，原先叫什麼也不記得了，至於姓什麼，既然賣身到了沈家，自然是從主子的姓，姓沈。

「什麼美夢？」冬藏淺淺一笑。「妳真好，天天有美事入夢。」

她和秋收是好姊妹，兩人就住隔壁房，她穿來就一直和秋收在一起了，兩個人一起做事、一起吃飯，有時也到對方的房裡擠一張床，嘰嘰喳喳的說心事。

秋收因為家裡窮，被賣給人牙子，輾轉被沈府買進來做丫鬟，她這身體的原主也是，打從原主有記憶起就在沈府做粗使丫鬟了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裡。

「我夢見我成了夫人。」秋收咯咯一笑。「有好多丫鬟伺候我，給我揉肩和搥腿，可舒服了。」

冬藏噗哧一笑，「妳說的是二老爺吧？二老爺才有丫鬟這樣揉肩搥腿的。」

沈家的夫人們都是不好享受的，不會使喚丫鬟揉肩搥腿，只有不大正經的二老爺會讓小丫鬟揉肩搥腿，誰都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呢，偏偏二夫人管不住丈夫，倒楣的就是丫鬟。

她只慶幸她們是在大房做事，不是在二房做事，大老爺眼裡只有書，不管其他事，從來分不清楚她們這些丫鬟誰是誰。

沈家曾經風光過，出過一位得到帝王器重的閣老和一位尚書大人，在京城舉足輕

重，權貴也爭相結交，可是隨著他們致仕，漸漸的就落魄了，到了這一輩，沈家的嫡子沈大老爺和庶子沈二老爺、沈三老爺、沈四老爺都在科舉上無所斬獲，連個秀才都考不上，卻又有書香門第的矜持，放不下身段去尋求別的出路，經年累月坐吃山空，導致手頭不濟，諸事拮据，全靠大夫人的娘家金援，才得以維持大戶人家的體面。

這一日的灑掃結束後，冬藏與秋收一塊兒被管事的吳嬤嬤叫了過去，兩人都有些緊張。

「冬藏，妳覺得吳嬤嬤找咱們做什麼？」秋收面上惶惶不安，她知道自己比較笨，因此很擔心自己不經意間做錯了什麼。

冬藏搖了搖頭，顰眉道：「我想不出來，不過妳別嚇自己，先聽吳嬤嬤怎麼說吧！」吳嬤嬤管著府裡上下所有的丫鬟，哪個丫鬟到哪個院子都是吳嬤嬤安排的，她不是隨便安排的，都會讓丫鬟做自己拿手的事，因此大家都很信任敬重吳嬤嬤。

「秋丫頭、冬丫頭，妳們做事勤快積極，又是安分的，秋丫頭調到老夫人院子裡，伺候老夫人，多陪老夫人說說話，冬丫頭調到大少爺的院子裡當差，好好伺候大少爺，讓大少爺可以專心讀書。」

聽完吳嬤嬤的調派，秋收喜出望外，「嬤嬤，您說的是真的嗎？」

冬藏卻是深感吳嬤嬤真是觀察入微，老夫人年紀大了，不愛說話，又常愁容滿面，而秋收話多，又沒心眼，腦子裡一堆天馬行空的想法，肯定能給老夫人解悶。而她自己，她總是小心翼翼的不要出頭，連自己會讀寫字的事情都不敢暴露，就怕引人注意，只謹守本分的做自己的事，更因為沒有爬床拚上位的心思，不願意被收房當妾，不像其他丫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想引少爺老爺注意，吳嬤嬤想必也看到了這一點，才會將她派往大少爺的院子。

「大夫人給妳們這個機會，不要有別的想法，只管把分內的事做好，謹言慎行。」吳嬤嬤叮囑，特意多看了秋收一眼，「我是看著妳們長大的，知道妳們的品性，只要沒有非分之想，日後自然會給妳們配個上進的小廝，讓妳們好好嫁人，升上來做管事娘子指日可待。」

冬藏明白吳嬤嬤那一眼是什麼意思，秋收在丫鬟裡算是標緻的，身材窈窕，但共事許久，她知道秋收毫無心眼，就是一個只懂苦幹實幹的傻妞，吳嬤嬤的擔心是多餘的。

「多謝嬤嬤的教誨，我們一定謹記在心！」

兩人異口同聲說完，吳嬤嬤就讓她們回去收拾東西了。

「冬兒，咱們走運了！」秋收很興奮，告退後就拉著冬藏在主院的迴廊討論了起來。

「怎麼說？」冬藏沒有走運的感覺，她熟悉主院的人事物，還是想留在主院做事，而且聽到吳嬤嬤說日後給她們配個小廝，成了她的隱憂，她不想被隨意婚配，還是要在那之前攢夠銀子給自己贖身才好，只是攢夠銀子談何容易，就算月銀不花半分也難以辦到……

秋收整個人輕飄飄的如在夢中，嘰嘰喳喳的說道：「聽說老夫人那裡有很多好吃

的零嘴糕點，四季鮮果都是最好的，我在老夫人身邊伺候，老夫人肯定多少賞點吃的給我！」

冬藏有些啼笑皆非。「妳就想到這個啊？」

「不說我，妳也很好啊！大少爺從來不責備下人，連說句重話都不會，澄霽軒可說是府裡最安靜的院子了。」

後來兩人才知道，伺候老夫人的秋菊居然一連三天打碎了杯盞，三次都嚇到有心疾的老夫人，老夫人很不高興，這才把秋菊換掉，補上了秋收，而原先伺候大少爺的丫鬟紅葉做事穩健，但卻不幸染了嚴重風寒，大夫人深怕把病氣過給大少爺，影響了大少爺讀書，這才換掉紅葉，補上冬藏。

冬藏搬到了澄霽軒，大少爺的小廝孟安來跟她講規矩，孟安伺候大少爺很久了，身上不免有些老油條的氣息。

「大少爺專心讀書，妳只要小心不發出聲響吵到大少爺讀書就行了，大少爺一年四季喝熱茶，所以茶水的溫度要格外留心。」

沈家的大少爺名喚沈寂之，有舉人功名在身，被寄予厚望，受到沈家人的看重，身上也背負了振興沈家的重擔，若是來年能高中，沈家就有希望回到過去的榮景。於是，換了工作的頭一個月，冬藏謹記孟安的交代，把自己變成一個小透明，在大少爺就寢後才去書房抹灰塵，時時留心換上熱茶水——當然都是在大少爺暫時離開書房去透氣時才進書房更換茶水，不敢有一丁兒聲響打擾到大少爺。

伺候用膳、更衣洗漱、磨墨陪讀都是孟安的事，她的活雖然不像在主院時的重，但肯定是要耳聰目明、手腳俐落。

直到有一日孟安吃壞了肚子，不停的跑茅房，把冬藏叫到書房裡伺候，頂替他磨墨。

「妳不用怕，我已經跟大少爺說過了，妳就好好磨墨就行，不要多話……哎呀！疼死我了，我頂不住了，妳快進去吧！」

孟安一臉的憋不住，一說完就又抱著肚子去茅房了，冬藏深吸了口氣，輕手輕腳的進了書房。

這是她第一回進到有少爺本人在的書房，平時來時都是無人的，她只認真的打掃……呃，好吧，還有看書。

書房裡的藏書並非都是正經八百的四書五經和策論試題，也有大寧風采錄、大寧山水遊、人事雜記、人物傳記、蒐羅天下美食的饗宴遊記等等，有時她看得津津有味，忘卻時間，也沒人會來催她。

她感覺在澄霽軒的時光好像特別寧靜。

冬藏垂眸進了書房，神色恭敬，沒敢多看坐在案桌後的大少爺半眼，對她來說再熟悉不過的書房，此時卻讓她覺得很有壓迫感，空氣好像很稀薄，她手腳都不知要放哪裡了。

她先恭敬的福身問安，「奴婢見過大少爺。」

「嗯。」沈寂之淡淡的說道：「磨墨吧。」

「是。」冬藏依然低著眼眸，一刻都不敢分神亂看。

她只有學生時代磨過墨，回想著技巧把墨垂直立在硯上，順時鐘維持同一方向慢磨，見磨出了沒起泡的細緻墨汁，她唇角微微上揚，暫時忘記了緊張情緒。

沈寂之將她的神情看在眼裡，不輕不重的開口問道：「妳學過磨墨？」

冬藏心頭一跳，驚訝抬眸，本能的停下了動作，視線對上了那說話之人時，她的神情更是明顯一愣。

原來大少爺長這樣呀……

他的五官明晰，身上是月白衣衫，此時手持著書卷，透著一股書香世家的雍容與文雅，並不像其他人說的會叫人分毫不敢生出親近的念頭，他是在問她話沒錯，也確實問倒了她，但他的語氣並非是嚴厲的。

「有沒有學過是那麼難的問題嗎？」沈寂之看著她，她的神色如同受驚的小鹿一般，彷彿他說了什麼重話。

這個丫鬟並沒有做什麼，甚至可以說她刻意的不做什麼，他會注意到她也是偶然——他要找一本書，而那本書旁邊的《梨山遊記》不小心碰掉了，他拾了起來，隨意翻了翻，這才發現有人看過。

因此他把幾本同類型的書也拿下來檢查，發現都有人動過。

他不動聲色，觀察了半個月，發現他寫的策論也被看過，便注意到了這個名叫冬藏的丫鬟，她總是能讓他手邊的熱茶保持溫熱，卻又能輕巧的避開他，她打掃書房的手法也很細緻，絕不會動他的物品，若是前一日他離開時，書卷是翻到了某頁擱在桌面，那麼隔天也必然是一樣的狀況，不過桌面一定已經抹得乾乾淨淨，不留一絲灰塵。

府裡不少丫鬟都想做半個主子過輕鬆日子，想吸引主子注意，她倒是不同，努力讓自己像是不存在一樣不說，如今被他注意到了，更像是把他當洪水猛獸。

沈寂之的目光沉著，冬藏心裡卻很慌，還有些冒冷汗。

原主的身分是沈府的粗使丫鬟，沒必要學磨墨，所以她不應該學過，她這是露餡了，明明再三叮囑過自己要小心再小心，卻在磨墨這種小事上運用了本能……

她還沒回答，沈寂之又徐聲問道：「妳覺得我寫的策論如何？」

冬藏睜大了眼睛，愕然的看著眉目清潤的他，他怎麼會這樣問呢？

「妳不是把我的策論看了三遍嗎？」沈寂之深目如海，沉靜問道：「既會看了三遍，定然不會毫無感想，說說妳的感想。」

冬藏微張著嘴，又是吃驚又是不解，內心惴惴不安。

他怎麼知道她看了他的策論？又怎麼知道她看了三遍？她都有物歸原處啊……

沈寂之的目光落在她驚慌失措的秀容上，淡然地說道：「紙張被翻了一次和一百次是不同的，孟安只識幾個基本的字，不可能會看，這院子裡其他的嬤嬤不識字，會看的只有妳了。」

太誇張了吧！連那麼細微的差異他都能察覺？

雖然很懷疑他是在詐她，冬藏仍是緊張得潤了潤唇，心跳若擂鼓。

在大夫人的安排下，澄霽軒的人事格外的精簡，小廝只有孟安，丫鬟只有一個，其他做雜事的都是嬾嬾，如此排除之下確實只有她一個嫌犯。

所以她不可能糊弄過去的，可是說她是穿越而來的，更像瞎話啊……

沈寂之看著她氣息微促的慌懼樣子，嘴角一彎，「我不是在逼妳，我只是好奇而已，妳不需要告訴我妳是怎麼學會識字的，妳只要告訴我，妳覺得我的策論寫得如何。」

他這是沒有要追究的意思了，冬藏緊繃的心情頓時放鬆了許多，想了想才大著膽子說道：「若是少爺的策論能被看見，提出的意見能被採用，是大寧百姓之福。」事實上，她覺得他有經天緯地之才，但她並沒有藉此機會大加逢迎拍馬，她說的評論已是最高的讚譽了，只是用最簡單的話說出來。

沈寂之的目光籠罩住她，「妳既然識字，怎麼甘於只做粗使丫鬟？」

以她識字的程度，做一等丫鬟都有資格，也能到帳房做事，這些差事都比粗使丫鬟輕鬆許多，除非她不想讓人知道她識字。

冬藏的心臟不規則的亂跳起來，她想了會兒，忐忑小聲說道：「奴婢生平無大志，喜歡不必動腦子的差事。」

沈寂之覺得自己似乎能夠明白她的意思，心裡的某根弦被牽動了，他不禁目光閃動。

他換了個話題，「適才妳磨墨時手極穩，像是長年做某件事練就而成。」

冬藏不由震驚了，他簡直觀察入微！

確實，她的手很穩，因為前世她是調香師，只要手穩，調香時便不會出紕漏，這也是她自豪的能力。

可是來到香道盛行的大寧朝，她卻英雄無用武之地，別說調香了，她連香器和香料都沒機會接觸，因此她想也沒敢想自己能夠再調香。

她以為沈寂之會再追問些什麼，但沒有，他只是說出了他的看法，並沒有要她回答。

冬藏大大的鬆了口氣，而孟安也在這時回來了，她連忙退了出去。

這一日就這麼有驚無險的過去了，晚上，冬藏回到自己房裡，坐在床沿有片刻的失神，心臟彷彿還在狂跳。

她聽說大少爺惜字如金，不輕易開口，有時一日說不到三句話，他今天倒是開了好幾次口，雖然每一句都讓她心驚肉跳，但也打破了她以為大少爺是悶葫蘆的主觀想法。

今日她也才一睹大少爺容貌，他是那種芝蘭玉樹的好看，月白衣衫格外的適合他，他身上有種深邃的氣質，之前她就聽說大少爺生得俊，今日一看，確實配得上俊這個字……

要命，她在想什麼呀？

她倉促的低下頭去，看著自己粗糙的雙手，沒來由的有些難受。

現在的她，不是調香師，只是奴婢。

翌日，冬藏的差事有所不同了，是孟安來告訴她的。

「以後大少爺寫字時，妳就負責在書房伺候，用膳也是妳伺候。」

孟安樂得輕鬆，他本來就是個懶小子，如今只要伺候主子洗漱和早晨更衣就行，真是便宜他了。

冬藏的睫毛微微動了動，不安地問道：「為、為什麼呀？」

孟安咧嘴一笑。「大少爺好像覺得妳墨磨得好，比我好很多，所以讓妳去磨墨，順道伺候用膳。」

平常他最怕磨墨了，跟罰站似的，主子有時練字一個時辰，或者寫文章一個時辰，實在叫人吃不消，如今這苦差事落到冬藏頭上，他覺得自己太走運了，沒想到拉肚子還能有這種好事降臨在他身上。

於是，冬藏開始了近身伺候沈寂之，孟安很是機靈，見她伺候得好，從來沒失誤過，便將伺候主子的事都交給她了，自己常開小差。

這日，孟安直到過了晚膳才回來，給冬藏帶了一包雪花糖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賭馬贏了點錢，改天再贏錢，到時買芝麻糖給妳。」

他覺得吃人嘴軟，拿人手短，給點好處，冬藏便也不會跟他計較誰做的事多，誰做的事少了。

冬藏並不計較伺候大少爺的差事都落在她頭上，她只是很羨慕孟安能出去。

「孟安，你能跟我說說外頭是怎麼樣的嗎？」

孟安很驚訝。「怎麼，妳沒出去過啊？」

冬藏早想好了答案。「可能有吧！在我小時候，那是很久之前的事，我想不起來了。」

孟安一個拍額，恍然大悟，「妳原先是粗使丫鬟嘛，難怪沒出過府，大夫人出門也不會帶妳是吧？」

冬藏笑了笑。「確實是如此，輪不到我。」

孟安聳聳肩。「其實外頭也沒什麼，天子腳下嘛，就是人多鋪子多，新鮮的玩意兒也多，還有貴人多，一塊牌匾落下來，能砸中三個王爺。」

冬藏很捧場的一笑。「原來京城有這麼多王爺啊。」

孟安覺得她沒見過世面，便說得起勁，「我告訴妳，京裡最近盛行焚香夜聊，好多茶坊都做起了這門生意，姑娘家尤其喜歡這套，都約在茶坊雅間裡辦香席。」大寧朝民風聽起來好似頗為開放？姑娘家能在茶坊裡夜聊品香，女子肯定在這個朝代是不會被拘著的。

想到這，她好奇的追問道：「姑娘們現在都盛行用什麼香呀？」

孟安一愣，搔了搔頭。「這我就不大清楚了，要是妳想知道，我出去時再去茶坊打聽一下。」

冬藏眸子閃動著，由衷地道：「我真羨慕你能隨時出去。」再好的地方待久了也會膩，更何況是需要時時小心自己言行的內宅，她也會想要出去透透氣，看看府

外的世界。

「所以，妳想出府去看看嗎？」

兩人在廊下閒聊，這突如其來的問話聲讓兩人都嚇了一大跳，沈寂之不知道何時來的，又聽到了多少。

孟安有些手足無措。「大、大少爺……」

主子看似眼裡只有書，但不會不知道他最近常往外跑，他是有些得寸進尺了，把差事都丟給冬藏，主子可能會不高興他這麼偷懶。

冬藏也沒想到這個時間沈寂之會來這裡，通常晚膳後他都要讀書一個時辰才會歇息，現在應該是他讀書的時間。

「大少爺可是有什麼吩咐？」她唯一想到的就是他有事要她做。

「沒有吩咐。」沈寂之瞬也不瞬的看著她，再次問道：「妳想出府看看？」

冬藏垂下了眸子，規規矩矩地道：「奴婢不敢。」

沈寂之看了她片刻，冬藏被他看得心臟亂跳，覺得自己要遭殃了，她終究得罪大少爺了。

「明日午后，妳出去買寶香齋的招牌糕點。」沈寂之給了錯愕的冬藏一錠銀子，又掃了孟安一眼。「明日你到書房伺候。」